抗戰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夏曆甲申年九月二十六日

第六〇五號

社址：山西興縣

九月初七日霜降　廿二日立冬

八分區某部 摸入清源俘僞軍三名

（八分區訊）（遲到）我某大隊一部，在馬德標同志率領下於九月十一日晚以迅速果敢之行動，越入清源城牆，直逼守備小南門城關之僞軍住室，青年班長張海明帶着戰士趁室內燈光未熄，突入將僞軍三名及槍枝全部俘獲，勝利返回時，並將關門樓上被迫放哨之五個僞自衛團解放。翌日，敵緊閉城門在南關按戶搜索，群衆則暗中盛傳我軍之神奇。（馬樂情）

徐溝南關僞軍大隊部 受我威脅撤入城內

（八分區訊）（遲到）徐溝敵南尹據點守備僞軍一小隊，於九月二十三日晚全部被我解決後，徐溝各據點敵僞異常驚惶，在我軍積極進逼下，城東南十五里之大常守備僞軍被迫於十月十一日下午撤退。南關之僞軍大隊部在恐慌中亦於同日撤入城內。（馬樂情）

增强工業建設準備反攻

後勤直屬各工廠 確定新工業建設方向

一、工業企業化。二、實行科學化的工廠管理。三、實行按件計値的工資制。四、改善工人生活。

（本報訊）爲進一步增强邊區工業建設，提高製成品的質量，增加產量，儲備物資，準備反攻，適應建國的需要，晉綏軍區後勤部特於最近將所屬各工廠加以整頓，並確定今後工業建設的方向：（一）輕工業全部企業化，重工業亦開始向此方向邁進；（二）建立新的工廠作風——實行科學化的工廠管理制度；（三）實行按件計値的工資制；（四）改善工人生活，建立革命的工人家務；在經營方面，因交通不便，故目前採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

在過去各工廠一向是採取供給制的，從工人的津貼到原料和製成品都如此，因之，在業務方面事事依賴供給部，而工人情緒亦不正常。他們沒有把它認爲是一種事業、一種營業，對於原料，有些地方是浪費了，對於工作，有時是突擊性的，因而成本高，質量上亦不太好，如紡織廠過去所走即如此，對於提高質量，增加產量這一點作的也就不夠。針對這種現象，乃提出業務企業化的方針，首先在被服一廠染織廠紡一廠化學廠開始實行。確定資本，獨立營業，自由貿易，並執行按件計値的工資制。經過工人大會的民主討論和廠方協議後，當即實施。此後不只工人生產情緒大大高漲，而製成品亦在質量方面同時提高三倍强。

由供給制轉到企業化，開始是要經歷一些困難的。所以首先是轉變幹部思想，建立新的、科學化的工廠管理制度。從思想上教育幹部，使之認識企業化的必要和重要性，只有如此纔能發展營業，減低成本，並進而提高質量，且以之爲基礎，以便適應建國時大規模發展工業的需求。最初紡織廠的幹部即未能認識到企業化的意義而是逐漸轉變的。現在，這一工作仍是極爲重要，而且是基本的着手點。爲達到企業化的目的，是以要確立科學化的工廠管理法，以提高生產效率，保證抗戰物資的需求，而提高群衆經濟生活。同時，實行工資制，作到公私兼顧，以鼓舞工人生產情緒，改善工人生活，建立工人家務，以謀工人福利，而保證生產任務之完成。

確立師徒新的關係，從經濟關係上着手，發揚友愛互助精神，劃除舊社會中的師傅對徒弟的制削方式，求得在技術上互相幫助、研究。建立工人生產管理小組（代替工頭制）成爲推動工作，團結群衆的核心，完成成品的基礎。

欲達到上述要求，轉變舊的作風，基本上從思想上教育，與群衆結合，發動群衆的積極性，纔能勝利地完成。

至輕工業，在目前交通不便條件下，正適宜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現後勤部工業部已正式成立，今後在領導上、技術上當可進一步改進各個工廠，不久各該廠的面目定可爲之一新。

（又訊）軍區被服一廠自實行新的業務方針，提出四個步驟：（一）按件計資；（二）工資制度（包括穿衣吃飯）；（三）廠方包做，工人自備零件（如針綫等）；（四）實行訂購軍裝；而根據目前條件，首先實行按件給價以來，生產成品在質量各方面都大大提高，工人情緒亦容前高漲。關於工資方面，首先是發動工人，民主討論如何按件計値、研究。工人群衆都熱烈地發言，當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同意，僅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不贊同，他們大多是老弱，或工作不積極者，希圖依賴供給制，後經一再說服教育，大家遂全體通過。此後，生產情緒乃大爲提高，過去每一工人每天只能做一件（平均）現則至少可做三件到三件半，而質量也比過去好，並湧現了很多積極份子，如吳光等。同時，並成立了檢查委員會（下分小組），民主的訂出標準，規定廠規，建立了新的工廠制度。因之，工人群衆情緒更爲高漲，常常不等吹哨、打鐘，就都自動上工；過去的病號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二十左右，現則平均僅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現在廠中正確定資本，開始轉向企業化，規定每件服裝售價。此外，爲活躍工人生活，建立工人家務。工人生產消費合作社、工人俱樂部等正籌備組織中。

寧武靜寧群衆 展開破擊奪鐵軌三萬斤

（寧武訊）二分區某部攻克偏關坪、李家山等據點後，我寧三區民兵乘敵恐慌、僞軍逃跑之際，連續對敵展開了破擊戰。九月二十二日，民兵分隊長張萬財發動民兵與群衆，在我游擊隊掩護下，去破擊寧東（寧城至東寨）支路。破擊時，除鐵路兩側設置警戒外，其餘分有破路組，由有經驗的四人至六人組成，專管破路；有運輸組，由大胆、腿快、體格健壯的六人至八人組成，專門負責運送鐵軌之責，其餘大部群衆和牲畜，散佈於距鐵路半里外的安全地方，把鐵軌運回後方。這次破擊，總計運回鐵軌八千五百斤，影響群衆也自動挖回鐵軌一千八百餘斤。二十三日，我民兵八人爲防止敵人再去李家山駐紮，燒毀敵碉堡數處，破獲鐵絲網一千二百餘斤。十月九日我民兵與群衆爲了解決武器的困難，又挖回鐵軌一千三百餘斤來，由於群衆挖回鐵軌後，能夠解決油鹽的困難，因此，破路已造成了群衆性的熱潮。（宋建國）

（靜寧訊）寧六區群衆，自八月中旬以來，不斷向楊家林敵據點奪鐵軌 他們三人五人十人八人自動的組織起來，成群結夥的不斷的去楊家林扛鐵軌。後被敵人發覺了，敵人每天晚上派遣一個班看守着，但是仍然阻止不住群衆扛軌的熱潮，扛軌群衆，由三五人發展至二百餘人，總計從八月中旬到現在，群衆扛回的鐵軌共有二百餘條，如以斤計，在兩萬斤以上。（賀天祖）

山東各界電傅斯年及旅外同鄉 陳述亟須改組國民政府統帥部

新華社晉中三十日電：山東各界電傅斯年及旅外同鄉，陳述亟須改組政府及統帥部的主張，原文如下：

新華社轉傅斯年先生暨山東旅外同鄉公鑒：

正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日趨勝利，希特勒覆亡在即，我國積極準備反攻配合盟邦共同戰勝日寇，爲期已不在遠，但正面戰場節節潰退，大後方岌岌可危，國民黨當局軍事領導之無能，政治設施之腐敗，至此暴露無遺，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已成爲全國人民、盟邦人士中外一致之要求。明樞等置身敵後，歷經多變，親身體驗，深覺今日大後方之危局，一若過去山東之遭遇，悉出於國民黨當局專制獨裁政策錯誤之所致。挽救之道，爲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徹底改組軍事政治機構外，實無他途。爰述所見，與我諸鄉長共商之。

山東抗戰開始，韓復榘不戰而退，當時，吾省愛國之士奔走呼號，奮起抗戰，而國民黨之特務組織如復興社學行社三革社等，一意包辦抗戰，限制阻撓，排斥異己，致令大批青年學生大多小學教職員及社會知名人士，抗戰有志，效命無由，相率流亡。從此，保衛家鄉之初志難遂，飢寒交迫流浪漂泊之苦況備嘗，至今思之，能不浩嘆。沈鴻烈繼韓主魯，企圖加强統治，貫徹國民黨專制獨裁政策，高唱「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國民黨以外者不得與聞政事。以「人不離槍槍不離鄉」之荒謬主張，限制游擊戰爭之發展，每謂「政權是國民黨的」，「不服從我的命令便不准抗戰」，專橫恣肆，惟我獨尊。六區專員范築先堅持抗戰團結，首遭沈氏嫉視，收買其部下王金祥等，趁敵寇進攻，把持部隊，不事救援，致范專員壯烈殉國。聊城失陷，魯西淪亡，山東人民隱忍含痛，冀沈悔改，同人等有仍隨沈氏時進諍言者，有盡其在我堅持一貫之抗戰者，孰意沈氏更變本加厲，高揮反共反人民旗幟，凡主張團結抗戰者，即目爲異黨，予以打擊。對共產黨則更限制其活動，聲言「山東無八路軍防區」，力謀排擠出域，雖爲敵寇所乘，也不稍顧。爲擴充自己勢力，濫發委任，使敵探漢奸土匪惡霸盡皆取得合法地位，劉桂棠、張步雲、趙保元、陳三玖，均爲多年悍匪，又復經敵人豢養，山東人民畏若蛇蝎，而沈氏竟收編縱容，引爲得計。張景月、王洪九、申從周等皆地痞流氓，慣於趁火打劫，爲社會所不齒，沈氏委以重任，依爲心腹。即沈之肘腋衆充敵探者，亦不乏其人，如省保安處情報科長劉夢仙，新四師政治部科長謝東平等，皆其著者。沈鴻烈復執行國民黨「反共第一抗戰第二」之指示，令其黨羽匪徒製造磨擦，摧殘抗戰力量，殺害抗日人民，所到之處，燒殺搶掠，不亞敵寇。博山、太和慘案，抗日幹部百餘人無辜被害，抗戰力量時遭摧殘。至此，正直之士無不相率引退，抗戰部隊恥與爲伍。而沈氏乃以國民黨「曲綫救國」，「敵後無漢奸」，「寧僞化勿赤化」，「寧亡於日不亡於共」一套漢奸理論教其部下，於是山東國民黨部隊紛紛投敵，或與日人訂立反共協定，和平共居，誰在敵人處吃得開，誰即受沈氏上賞。劉桂棠爲敵人防護滋臨公路，深得信託，沈氏對之屢予嘉勉；陳三玖投敵之後，沈氏反暗將其團長升爲旅長；至若省保安系統下之寧助霖、厲文禮、張步雲、周芥春、許渤聲以及新四師之吳化文、賀方、五十一軍之榮子恆等，先後投敵，一變而爲僞軍之主力。今日山東僞軍之多，諸鄉長必引爲省人之恥，而追源禍始，實沈鴻烈等執行國民黨錯誤政策之所致也。至若抗戰以來，國民黨統治山東之政績，僅就沈鴻烈、秦啓榮、何思源等躬親主持之省會實驗區而言，即可見其一斑。該實驗區在臨朐南部，爲省府駐地，機關林立，駐軍複雜，政治黑暗，兵匪不分，人民呻吟於軍政高壓之下，備受蹂躪，供應浩繁，大小機關及各部隊之任何單位，均直接向人民攤派，每莊供給養者日及四五十起，要酒要飯，大吃大喝，籌措不出者，或以稍不如意，便爲吊打綁架勒贖，農家豬、羊、牛、驢盡被軍隊牽去，以饗饞飽，終至十室十空，民不堪命。而供給柴草者尚須自帶鑊鍬，自行到各家搜掘，每到收穫季節，即就場內搜括以去，農家有推磨集炊者，則一「掃鍋頂」「堵鍋門」而搜括之，糧物每至集上出售，則居民有資什物買賣自活者，亦不時恐嚇，婦女小腳，帶裹三五斤糧食於腰中，亦往往不能帶回。農民蓄藏種籽不得不埋於黃土或花盆中者，亦多被搶去。離莊較近之田地無人敢種，或擇山溝嶺外偷往耕種。該地數年來未受敵寇摧殘，以沈氏與敵寇勾結有方，以如此方法實驗建設之結果，該地竟成無人區矣！然以臨朐九山區四十七個村之初步調查，抗戰開始共有二、八九四戶，一五、六九一人，耕地四二、三二六畝，至去年省府去時，死絕逃亡者計一、四七七戶、一零、八六六人，荒地二三、四八六畝，僅餘一、七零一戶，四、八二五人，耕地九、八零零畝。米山區五十個村的調查：抗戰開始共有二、四九零戶，一一、四五三人，至去年已死絕三九四戶，三、一七七人，逃亡一、九三三戶，八、四七六人。有不少小山莊僅餘一二老弱殘廢者，有一家四口人同時懸梁縊死者，屍骨無人掩埋，竟有四五村莊內發現狼窠小狼者，以與當時省府之官舍、飯店、山莊、海錯兩相對照，地獄天堂，並存其間。毗連於省會實驗區之益都一帶，去年春荒嚴重，餓死者七千餘人。其省會實驗區如此，他地可想而知。嗚呼！魯人何辜，遭此荼毒！諸鄉長聞此，能不爲故鄉之浩劫而長嘆耶？

國民黨禍魯如此，而猶上下隱瞞，粉飾太平，諱疾忌醫，靦顏無恥。如沈鴻烈已轄境日蹙，而猶報稱政令可及全省；每月騙取巨款供給揮霍。何思源於省政會議報告省府工作時，曾自謂各縣工作報告實出於省府內部草擬工作計劃者之手，蓋一切政令事實上既無處下達，更何能談到工作回報；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下接第三版）

加强冬學工作領導
邊區冬學委員會首次會議
張部長指示：冬學要與冬季工作密切配合

（本報訊）邊區一級冬學委員會於十一月八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會前大家分別閱讀了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關於解放區文化統一戰綫方針的講話。會議開始，展開漫談，根據文件精神，圍繞着冬學工作，反省各人過去在各崗位上從事文化工作中之缺點，之後，即正式檢討今年的冬學計劃，並討論工作辦法。分局張部長亦出席指導，他着重指出：今年冬學計劃，應是執行毛主席關於解放區文化統一戰綫方針指示的初步打底子的工作；冬學工作是從思想上教育羣衆翻身的工作，從領導上以至整個推行過程中，均應與其他冬季工作密切配合，並吸收各級黨政軍民負責同志參加各級冬學委員會，使之從思想上工作上有正確認識及便於配合。行署杜處長，亞馬同志及趙輝、張凡、魏一清同志等相繼發言，均着重配合推動問題；在報紙上及時反映交流經驗，各級冬學委員會特別要注意供給大衆報材料，使大衆報成爲冬學補充教材。並廣泛動員農村可能從事冬學工作的力量，參加冬學工作。討論結果，認爲本年冬學計劃，與毛主席講話精神無不吻合處。爲便於各級冬學委員會開始工作掌握方針起見，決將討論結果，發一補充指示信。最後互推行署杜處長及周文、亞馬三同志爲邊區一級冬學委員會常委。趙輝同志担任秘書。

臨南後劉家莊等三村
羣衆聯合贖地勝利

（臨南訊）後劉家莊、樹則山、後小峪三行政村的農會、民兵七百餘人，於十一月十四日自動和地主王吉士、李之元進行贖地。王吉士、李之元過去用高利貸剝奪了農民土地二千餘畝，去年政府法令規定押典讓人民回贖，但地主多方造謠威脅，說：「誰要回贖土地敵人要殺誰，」又說：「舊軍快來呀，你們回贖了恐怕連頭也長不成（王吉士本家兄弟在舊軍當官）。」最後，王吉士竟假借出外行醫，一去未返，致沒有贖成。今秋羣衆又醞釀要求回贖，三個行政村農民自動召開聯合大會，選出減租委員和大會主席，向地主王吉士等再度提出回贖，王吉士等雖仍多方抵賴，但羣情激憤，先後將王吉士等脅迫、剝削羣衆的事實，全都予以揭發，最後終獲勝利。此次鬥爭的結果，計贖回山地四百三十餘畝，水地二十九畝，窰八限。（丁旭）

寧武接敵區某村
民兵掩護搶收勝利

（寧武訊）某接敵村莊民兵在中隊長張貴珍同志的領導下，順利掩護了羣衆的秋收。該村距敵據點很近，今春才反掉「維持」，在秋收開始時，羣衆紛紛議論：「前面頂溝裏那些莊稼怎麼收呀；後麥怎麼收呀；」「敵人一定也來擾亂呀！」等等，張中隊長根據這種情況，首先找民兵分隊長談話，啓發他出來組織變工。分隊長聽了張貴珍的話，就在自己院裏的三戶中進行宣傳動員：「咱們這幾家組織在一塊，前面一個人放哨，也頂工，下餘咱們都可安心秋收，省得咱們一天跑幾回情況！」他們都同意了，包括四個男的三個女的，勞武結合變工組建立起來了。過了幾天附近兩戶人家見他們的變工辦法好，要求參加這一組。張三根也自動組織了四戶人家的一個變工組，集體搶收。村口的哨崗日夜不休，白天兒童老漢放（環境緊急時，由自衛隊放），晚上自衛隊放；每天派出一個民兵，與後面派出的民兵一塊到離據點二里的山頭上，監視敵人。

張拴柱小組內的民兵，每晚集中，拂曉一部爬山警戒，一部在地雷綫上看地雷，組內的其他男勞動（自衛隊）在家担水，女人作飯。地雷每晚埋好，由自衛隊看守，爲防止下雨濕了地雷，雷上蓋上了個盆子。在這個嚴密的掩護下，變工組與全村羣衆都抓緊時機搶收，前後七天就把一道川的莊稼收完了。（張貴珍口述，工農通訊員閻世忠筆記）

民兵楊堂兒與侯鉤 殺敵負傷羣衆紛紛慰問

（本報訊）反「掃蕩」中，興縣民兵楊堂兒、與侯鉤英勇殺敵負傷，來後方醫院治療，羣衆紛紛慰問。十月二十九日，盤塘渡口水手們抬來兩個負傷的民兵，馬上轟動了當地及駐地軍政機關，一大羣人圍繞着担架詢問戰鬥詳情。楊堂兒說：「我們倆個在一起，還有三十多個民兵，爲掩護×村羣衆轉移，和二十六個鬼子戰鬥，羣衆安全轉移，沒有受到一點損失，就在這時我們倆個帶花了。」興業公司的黃經理，六十多歲了，他聽了後立即出去宣傳，並發起本公司募捐慰勞，二十三個人慰勞二千元本幣和毛巾肥皂各兩條，晚飯後又有紡一廠、轉貨站楊志忠等四人高帶掛麵四斤，及慰問信等前來慰問。（向先、夜光）

河曲五花城
鄔二在如等當選勞英

（河曲訊）五花城於十月十三日開羣衆大會，總結生產，選舉勞動英雄。會前，本村民兵演出自編的「新舊光景」。生產大隊長鄔二在如報告一年生產成績及今後計劃後，各自然村就根據幾天來討論結果，介紹各個勞英候選人的生產成績。全場羣衆對於鄔二在如的組織變工、調劑土地、創造與變工結合的合作社、記工牌及組織人力，分工秋收的成績爭相提出。其他如鄔根貴等也被羣衆詳細介紹。下午進行選舉，五百多羣衆，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舉。結果，鄔二在如、鄔根貴、鄔金玉、鄔丙玉四人當選爲勞動英雄。（韓容登）

準備擴大明年生產
河、岢羣衆努力積肥

（河曲訊）準備明年生產，沙泉羣衆熱烈積肥。變工組在大路上挖了十二個糞坑，利用過往牲口的糞尿積肥。在村裏各家都修理了廁所，把幾年不用的糞坑都重新整理。此外並準備發展養羊養猪，修整衛猪院落，以備轉土漚糞。在羣衆積肥的影響下，六十三歲的李老太婆也每日拾糞，秋收中就拾了九十籮頭。（許海珍）

（岢嵐訊）此間各村羣衆積極準備擴大明年生產。劉村生產隊長韓喜有（現被選爲勞動英雄）組織耕牛變工翻秋地，爲減少耕地人的疲勞，他一人餵六頭耕牛，使他們多休息。並和變工隊商量給耕地人解決了兩身衣服，每家鋤完後，請耕地人吃一頓飯，大家都很高興。現在他又發動各家修一廁所（過去大部份家都沒有廁所），注意積肥；修成後，每個廁所每月可積三馱糞。娘娘廟生產隊長賽高保組織十四家農戶、三犋耕牛翻秋地三十三垧，準備明年集體耕種。下石溝村呂仔車組織十五個兒童爲衛生隊，打掃街道，每日可掃牛羊糞五担，估計到明春時，即可積糞一千多担。（張沛國、丁體順、劉鴻儒）

河曲某村婦女
爲戰士趕製冬衣

（河曲訊）在敵人出動「掃蕩」河曲時，一區某村生產模範劉裕子就發動婦女給部隊趕做軍衣，她們都高興的說：隊伍在前面打仗，咱們縫件衣服是應該的。當晚，一部婦女拿至山溝縫製，一部婦女則回到村中在民兵隱蔽保衛下，連夜趕縫。第二天早晨，五十四條軍褲全部縫好，交給準備出發的部隊。（李廣林）

英雄模範

戰鬥英雄、模範工作者——劉計海

卅七支隊劉計海同志，今年廿一歲。五年來他担任過勤務員、通訊員、看護員、戰士、班長等工作，一貫都起模範作用。去年、前年他兩次被選爲全支隊的模範戰士，今年開荒中又被選爲勞動英雄，在支隊的羣英大會上，他以全票獲選，支隊首長並宣佈開展劉計海運動。

他曾經參加過無數戰鬥，去年四月荷葉坪山麓的東溝戰鬥中，部隊被超過數倍的敵人包圍在狹小的山溝裏，全體同志都肉搏突圍，他緊跟連長（當時他是通訊員）站在險要的陣地上，連長負傷了，他趕快挖土隱蔽起來。在彈片、火花的飛舞中，有的同志犧牲了，他也帶了花，但他毫無損縮，一人堅持戰鬥。最後隱蔽在犧牲者的屍體下，逃過敵人的檢查，到天晚敵人撤退才出來。此時他搜集起所有背包，忍痛到山梁上、山溝裏尋找隱蔽的重傷同志，他把背包打開，一個一個給他們蓋好，因此他們在一尺多深的雪地裏沒有被凍壞，而能安全的回到部隊。

今年圍困據點中，他更創造了許多英勇的事蹟。圍困舊寨時，他常進至距碉堡二百米的地方監視敵人，一次，兩個鬼子剛走出外壕，他和一個戰士兩槍就把敵人打得倒在外壕裏。六月廿五日，六連和三岔敵人開了火，五連準備去增援，這時劉計海生了病。戰士們說：副班長不要去，好好休息吧！他說：我還能掙扎，多一個人就多一分戰鬥力，於是去了。一路上他鼓勵戰士跑步增援，趕到後，已敵人打得逃回三岔去。七月裏，敵偽二百餘人二路出動，偽稱武工隊、五大隊，企圖襲擊我軍。劉計海嚴密盤問，發現係敵偽後，便一面抵抗，一面通知部隊，使部隊安全跳出了敵人的合擊圈。另一次，他領導的一班人被敵人包圍了，他沉着的帶一個戰士緊敵人的佈署，並親至距敵五十米的地方監視，敵進行迂迴時，他使暗號指揮一班人從敵人後面撤出來，使敵人撲了一個空。

四一年他做看護員時，工作非常積極，不但招呼傷病員吃飯、喝水、端屎尿，並自動給他們洗衣服，大家都歡喜他。當時有些衛生員不安心工作，說什麼「當兵得伺時人」的怪話，他就解釋說：人家在前方打仗，病了應當好好招呼，咱們病了不一樣叫別人招呼嗎？

今年開荒時，一開始他就在甲組，不到兩天升到模範組，又過兩天就到了突擊組。因他年紀小、個子也不大，有些人看不起他，但他虛心向會摳地的曹今堂、蘇得勝學習技術，積極勞動，後來突擊組對他的意見是「個子不大年紀小，比得大鬼受不了」。開荒地他挖得深，挖得快，他挖林荒一天一畝五，熟荒六畝，全支隊比賽他獲得第三名。今年他開荒三十二畝，超過任務二倍。節約上，他領導全班揹柴一萬二千多斤，節省柴錢一萬四千多元。

在緊張的戰鬥與生產的間隙中，他經常幫助老鄉種地、挑水、砍柴。在他以身作則的影響下，全班共給羣衆耕地五畝，揹糞一千一百多斤、黑豆一千二百多斤，砍柴五百多斤。因此他這一班走過的地方，羣衆都說：班長是好班長，同志是好同志！

神府盤塘合作社 開辦紡織訓練合作社

（神府訊）盤塘合作社近又開辦一個紡織訓練合作社，以發展精紡精織。現已集得公私股金十八萬元，購得快機四架，準備冬季再增加兩架，開辦兩期精紡精織訓練班，每期時間爲三個月，學員不繳工資，紡織作爲私人生產，綫子全給合作社使用。爲提高學員學習的積極性，牛友蘭先生每天給她們去讀報，大家還訂出勞動紀律，實行請假制度，劃分小組，選出組長負責領導督促，以防止遲到早退等現象。到明年訓練完畢，就可將全部股金辦紡織合作社，以大量發展紡織事業。（江濤）

小善民兵函武委會 要更多的打敵人

（本報訊）在這次反「掃蕩」中，興縣小善村民兵建立奇功，武委會曾贈二千元以資獎勵。日前該村全體民兵致函武委會，要以新的、更多的勝利來表示謝意，略謂：我們在這次反「掃蕩」勝利中，只俘虜偽軍一名，繳獲步槍一支、子彈六十五發、砲彈兩箱子、大米四十斤、餅乾一箱、白麵十餘斤。這些都是微小的成績，我們曾開會檢討，認爲我們戰鬥技術與爆炸技術還不夠豐富。我們要更多的學習，準備更多的打擊敵人，以迎接反攻勝利的到來。

通訊工作會以後
二分區稿件質量提高
張建德同志被選爲模範通訊員

（二分區訊）四月間提出「做什麼，寫什麼，工作者即寫作者，隨時工作，隨手寫作」的方針後，分區通訊工作有新的進展。各單位在五月至九月中共寄稿一百二十六篇（有些稿件隨時退回未計算在內），較以前五個月內增加五倍。在各地稿件質量提高，報紙取稿嚴格情況下，採用率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相當反映了分區的對敵鬥爭、生產等。爲總結半年經驗，加强今後工作，十月八日曾召開通訊員大會，趙仲池同志在總結報告中，着重指出還有少數通訊員沒有寫稿或寫稿很少，其中除一些心長力短，缺少幫助的工農同志外，有些人是忽視報紙工作，認爲「報紙工作是小工作」，「通訊工作是額外負担」，大稿寫不成，小稿不願寫，另有寫稿明寫作，一揮而就，缺乏嚴肅負責的態度是關鍵問題，對通訊員和各機關領導同志都很重要。要求認清報紙溝通思想、指導推動工作、教育幹部、與羣衆的重要作用，要研究報紙，學習和關心報紙，把通訊工作看作自己工作的一部份，不應視爲「額外負担」。工農通訊員要以「不恥下問」的精神，消滅寫作上的困難，他號召被指定的同志多幫助他們。此後又研究了寫作方法、採訪範圍、報導中心等問題。進行模範通訊員選舉時，二專署建設科長張建德同志獲得全場讚佩，被選爲模範通訊員，並受獎勵。會後各小組分別開會討論，並反省對通訊工作的認識偏差。經此次會議，分區通訊工作當更有進一步的開展。

離石婦女白貴銀
努力紡織愛護軍隊

（離石訊）三區某村婦救幹事白貴銀，積極紡花織布，幾年來已置下山地二十八畝，耕牛一條半（去年敵「掃蕩」一條被搶走，今秋又買了一條）。她每天遲睡早起，能織三丈六尺標準布或半斤綫子。今年勞動英雄張秋林發動織標準布，她就積極響應，三期共織十二疋，還組織九個婦女變工集體紡織。在她推動影響之下，全村婦女今年每人最少的也織了四疋標準布，生活都過好了。因此大家都說：這布是教咱翻身哩！白貴銀是生產模範，也是擁軍模範，部隊的衣服隨來隨縫，今年已縫衣七十餘件，洗衣六十餘件，今春她還給新戰士做了六雙鞋、四個飯包。

盟機襲擊張店後 濟南市民紛紛離城

（山東工人屢次罷工反抗日寇）

新華社山東六日電：據最近由濟南來到解放區的商人談：八月間，盟機第一次襲張店，敵輕金屬工廠被炸。盟機曾在濟南散放傳單，說轟炸的主要目標是日本的軍工建設和工業區，希望中國市民要在九月一日搬出城外，以免受害，濟南市民乃紛紛於該日前搬往城外。但此時敵警察憲兵爲遮羞計，又於各城門口阻止群衆外遷。由於食糧困難，敵寇竟公開以汽車裝運沙土，攙進麵粉中，稍好一點的麵則摻有鋸木屑子，吃了就瀉肚。據調查，一個中學教員若每星期任課十點鐘，賺十元錢，計每月可得薪水三百元，僅伙食（吃窩窩頭）就要用去二百多元，連僞新民報也不得不說：「中等市民衣食負担愈重，生活太困難了。」

工人會屢次發生罷工事件。今夏魯豐工廠的罷工是一次大罷工，敵寇到處叫囂着：「共產黨八路軍眞有辦法，當以前我們物質豐富、奢侈浪費時，他們則以『艱苦節約』來同我們對抗，現在當我們物質困難時，他們却又提倡生產、豐衣足食、改善生活來同我們比賽，所以目前非解決生活問題，不能安定良民與軍心。」敵寇爲緩和人民，特別是工人的反抗情緒——實際是加緊對工人勞力的剝削刺激生產——而想出種種欺騙辦法：（一）在淄博魯大煤礦公司，規定凡連續工作十三個整夜的，可以抓彩，彩彩不空，最多的彩額爲五百元，最少的也有一盒香烟；（二）多「配給」一身破爛衣服；（三）修築新民房爲工人宿舍，一面以工人家屬做押質，防止意外，一面禁止工人外出，防止逃跑；（四）對於鐵路工人，部份的每月多「配給」一點麥，或給以極微薄的藥錢、救濟費。

又十月四號膠濟路東行夜車在張店車站附近被炸出軌，列車起火，據逃出來的乘客談：車頭全毀，日人傷亡者甚多。

濱海邊緣地區 我展開反蠶食鬥爭

新華社山東五日電：近來，濱海區邊緣敵僞出擾極爲頻繁，贛榆敵僞更向邊緣進行「蠶食」。敵寇活動方式：（一）利用內奸和地方壞蛋作內應，進行突然襲擊；（二）利用群衆團體的名義欺騙群衆上當，如贛榆漢奸突擊隊到我玉河區柳樹村，冒充是區公所派來送信的，結果該莊民兵三人被騙抓走；（三）利用送信的名義暗殺我工作同志；（四）敵僞自己僞裝打伙，以誘我各聯防區民兵前往參加，乘機捕捉；（五）化裝農民，深入各村，群衆不警覺，就會被抓去。又日照敵僞也經常以小股特務便衣侵入我邊緣各村搶掠，我主力某部以精銳一部開往聯系村一帶支援該地民兵進行對敵鬥爭，九月中旬十天中即作戰十三次，斃傷敵僞十四名，救出被捕群衆二十餘人，炸毀小砲一門，繳獲子彈一部。

山東各軍區民兵 到處展開爆炸戰

新華社山東五日電：各軍區民兵爆炸運動到處展開。膠東方面，九月初平度掖縣敵僞廿餘分四路合擊我大澤山區，該地民兵在主力支持下，猛烈展開爆炸戰，給敵人以極大殺傷，在此次戰鬥中，共計爆炸地雷三十七個，石雷二十個，斃傷敵僞五十四名，戰馬五匹，炸毀機槍一挺，捉漢奸兩名，造成山東爆炸戰的光榮範例。其中尤以北台村爆炸成績最好，全村響雷十一個，斃傷敵六名，傷二十餘名，炸毀機槍一挺，俘戰馬二匹。魯中方面，九月四日晚，萊蕪縣大隊一部在泰萊公路方下附近埋設四個大地雷，五日上午，有敵軍數十名從東往西走，當即觸雷，其中十餘人炸死，十餘人受傷。九月十八日晚，土門據點三十多個鬼子率僞軍共百餘人往泰城去，亦在途中觸雷，死傷數名。又九月六日，我萊蕪地方武裝一部化裝進入臧馬據點，恰巧有三個鬼子帶着槍出來趕集，當即被我捕獲。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歡迎新來日兵

他們說：日本人民久不知肉味了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新自前方來延的十數名日本士兵，已於日前到達日本工農學校。他們都是今年才離開日本的，其中四名更是今年六月以後才從日本出發的，日本工農學校特地設宴歡迎他們。一位新來士兵一面用筷子挾着肉圓子，一面感慨地說：「在日本國內也有肉的「配給」，可是由十二戶人家組成的「鄰組」，每月只能「配給」到十幾兩肉，給十二戶一分，每人每月只能吃到風都吹得起的兩三片。」另一個日本士兵認眞地說道：「我家在長野縣，一年三百六十天「配給」不到一次肉，已經很久不知肉味了。說到大米，也僅僅在我的記憶中有那麼一個印象。」會餐後，即舉行座會，教室裏擠滿日本學生和新來日本兵，新來日本兵坐在最前排，他們精神愉快，誰也想不到這些人就是一個月前在日本軍隊中被將校們當作牛馬般侮辱虐待的所謂「消耗品」。學生會會長水野同志致開會詞，學生會代表光江田、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延安支部田代、學校代表高山等同志相繼致詞，對新來士兵表示歡迎。新來日本士兵代表由利君致答詞，他首先感謝解放聯盟和全體同學對他們的親切歡迎，感謝八路軍崇高無比的國際友愛。他說：「我們十多人決心在岡野校長領導下，努力學習和工作。」後由工農學校學員演出活報「雜炊」，新來士兵看到劇中所表現的日本人民生活之困苦，憲兵和警察的橫暴，回想起自己過去不久的情形，更增加他們內心的憤怒。

攻擊雷島敵最後據點 美軍向奧馬克港突進

據新華社延安七日電：據麥克阿瑟總部公報說：美第二十四師已佔領雷伊泰西岸重要交通中心平南莫寶，續向雷島日寇最後一處頑固據點奧馬克前進中。奧馬克區中心日寇所有陣地，都已處在遠程砲火之下。

日坦克車隊三日夜間，由護航艦護送抵奧馬克，企圖增援，美機當即進攻，擊沉兩艘運輸艦，毀卡車三十輛，坦克二輛。四日，美機出擊宿務、尼格羅兩島，毀地面敵機五十七架，空戰中擊落敵機十架。

豫北反正的王奐甫 痛斥國民黨「曲綫救國」

分區司令部歡迎反正官兵

新華社太岳四日電：豫北戰役中反正僞軍王奐甫部全體官兵，已於上月二十一日行抵第四分區駐地。司令部當召開歡迎大會，到會軍民二千餘人。開會時分區李政委先向返回祖國的王部全部反正抗日的官兵致以熱忱的慰，並說明僞軍攜械反正抗日是正確的出路，否則將隨日死亡而同歸於盡。此時陽（城）南、陽（城）北、沁（）南三縣民衆代表捐挑南瓜、蘿蔔、核桃、柿子等四十担，從很遠地方趕來慰勞。民衆代表講話中，一致希望們與八路軍並肩抗日，鞏固太岳民主根據地。雷動的掌中，王奐甫支隊長致答詞，他痛斥了國民黨「曲綫救國的無恥，使他們在敵人奴役下受了說不盡的痛苦，並堅地說：「我們不能再受國民黨的欺騙，敵人的奴役，反抗日是生路，我們願意接受八路軍的領導，努力軍事政學習，準備反攻」。

國民黨當局蹂躪人權 非法毆捕重慶船戶

害了命不算還要私吞民財

新華社延安電：在國民黨高唱「保障人身自由」聲中，九月廿四日重慶又發生數十家船戶深夜被非法亂打拘捕冤枉送命的事件。據身臨其雜的船上居民敬志等九月廿日投書：「那天天未明，就有警察數十名攜武器便裝到家岩河邊衝上船戶，見人就抓，稍有違抗就用槍托毒打住戶夢中驚醒，莫明究竟，男女老幼爲了逃命，越船跳，結果有不少人葬身魚腹，許多無辜無罪的河下苦力或榮小販被打抓之後，警察硬說這些人是「暗客」，「形可疑」。當時有位姓馮的問他們憑什麼法律抓，反被警重傷，用轎子抬走了。尤其卑劣的是他們將落水的不幸所遺下的木船硬加封條，認爲無主，有一位還要賣兩隻又囑說不能公開。事後，船戶們清查財物，遺失很多。

山東各界電傅斯年及旅外同鄉 陳述亟須改組國民政府統帥部

（上接第一版）

即就國民黨內部而言，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奸僞當道，賢良在野。抗戰之始，山東即有復興社、CC團之爭，內又劃分爲若干小團體，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秦啓榮、張里元交惡於始，沈鴻烈復兼排秦、張，並與李文齋互爭山東黨政。迨沈用CC份子盧彬光魯東行署主任，爲復興社份子國文體部殺害，又一面排擠，一面結好於秦。至若吳化文者，以擁有較大武裝，故沈秦等爭相收買拉攏，致吳自居奇貨，終於投敵。此外，如膠東之趙保元、王尙志，數年來互相火併，儼如寇仇；張里元、「洪九」、梁鍾人、許樹聲等交相嫉惡，時起沖突。且沈鴻烈、周復等又復對東北軍竭力分化收買，致使于總司令難於掌握，東北軍在山東亦未能免於參加磨擦，以至繆徵流與敵勾結，榮子恆之公開叛國，國民黨之特務政策實爲其厲。尤有甚者，沈鴻烈竟謀刺于總司令，迨謀殺事洩，狼狽逃去，沈氏之陰險毒辣有如此者！

乃國民黨猶以沈鴻烈等禍魯爲未足，更派李仙洲率部入魯，向山東抗日人民「收復失地」，軍行所至，姦淫擄殺，激起反抗，以至潰師而遁。從此，國民黨黨政軍袞袞諸公，自知難容於山東人民，紛紛潛逃。

總觀國民黨在魯之所爲，專制獨裁，特務橫行，反對民主，荼毒人民，排除異己，嫉賢害能，終至人民叛離，威信掃地，危害抗戰，擾亂地方。古人云：「人勿於水鑑，惟於民鑑」，山東之往事實可引爲鑑也。吾人時衡今日大後方之危局，覆按山東之往事，認爲欲挽狂瀾，必須改弦更張。中共代表林祖涵先生於國參會提出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之要求，並主張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開國事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誠爲目中時弊挽救危局之正確方針，明儒等對此皆竭誠擁護，並願就山東人民堅持敵後抗戰的勝利，民主建設的成績，與諸鄉長陳之，藉以證明中國光明與勝利前途之所在。山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各界人民協力奮鬥之下，本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守土抗戰人人有責之義，組織成人民的子弟兵，即山東八路軍，軍民團結，艱苦奮鬥，數年以來，從敵人手中光復國土二十一萬餘方里，解放同胞一千四百餘萬，僅就津浦路以東而言，建立大塊抗日根據地。在民主團結的原則下，自村至省，均已建立民主政權，村事取決於村民大會；縣以上則建立民選之各級參議會與各級民主政府，實行三三制，切實保障各階層人民之政權人權地權財權。大規模開展生產運動與積極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中小學校冬學普遍設立，現中學生已達四千餘人，小學生將及六十萬，民校冬學入學者每年百餘萬。農民家庭中，父子妻女互相督促，學習歌聲遍於山野田隴間。而且由於切實實行國民政府二五減租分半減息之法令，人民生產熱情提高，農業向上，手工業發展，人民生活大加改善，軍民食用得有保證。更由於對敵展開經濟鬥爭，正確掌握貨幣政策，故物價平穩，例如小麥每斤一元，土布每尺五元，猪肉每斤三元，以與大後方少數人發國難財囤積居奇所招致之物價飛漲，民生凋敝，米價每石四五千元，布價每尺將及二百元，肉價每斤百餘元，餓莩載道，民變四起，機關職員教員學生不得溫飽者，兩相對比，諸鄉長聞之，不知作何感想也。今春以來，山東八路軍爲牽制正面敵人進攻，展開大規模攻勢，僅最近八九兩月，即攻克沂水、利津、樂陵、臨邑、文登、蒙成等六個縣城，收復國土八萬九千方里，解放同胞四百八十餘萬。根據地軍政民親密團結，友愛互助，正努力於各種建設，積極作反攻準備。抗戰勝利之基礎，新中國的光明前途，已在根據地培育以成。諸鄉長目睹大後方黯淡之危局，垂死之景象，能不動故鄉之思歟？

惟諸鄉長處於國民黨專政統治下，爲時已久，其一貫之封鎖箝制欺騙宣傳，難免不受影響，致對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之眞象不盡瞭然，縱有所聞，或未必完全置信，以爲國民黨在山東之失敗乃用人之不當，非政策之錯誤，即有不滿，仍曲予原諒，對國民黨在大後方所造成之危局，雖感失望，但不思積極糾正，甚或以爲改組國民政府改組統帥部之主張是出於黨派鬥爭之成見。然平心而論，試問國民黨專制統治者在山東及全國之所爲，較之滿清之腐敗，北洋軍閥之專橫，與夫法西斯之殘暴，有何二致？明儒等或爲國民黨之老同志，或係一介書生，無黨無派，純本愛國熱忱，略就所見所感，坦率直陳。回憶吾魯往事，痛定思痛，緬念當前，後方危局，瞻念彌深。時急矣！事迫矣！而國民黨當局仍一意孤行，不思改革，倘吾人仍猶緘默坐視，實有負於國家民族。務祈各鄉長見義勇爲，力持公道，一致要求國民黨迅速結束一黨專政，立即召開國事會議，改組國民政府，改組統帥部，厲行眞正的民主政治，承認各地民主抗日政權，大量擴充與裝備八路軍新四軍等作戰有力部隊，將誤國罪魁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及禍魯元兇沈鴻烈等撤職查辦，以伸正義而挽狂瀾。山東抗日根據地內一千二百萬人民及尙在游擊區敵佔區呻吟於日寇鐵蹄下之千百萬同胞，均殷殷屬望，諸鄉長不忘故鄉，當不致辜負鄉人故友之遙懷也。臨電神馳，不勝迫切之至！

范明儒、馬保三、李澄之、劉民生、張伯秋、孫鳴岡、[illegible]竹航、田佩之、彭長三、牟宜之、楊希文、耿光波、谷牧、李人鳳、曹漫之、林一山、馬馥塘、李樂平、謝輝、崔介、趙篤生、路雨亭、馮基民、高賛非、王麟閣、張立吾、李葭至、劉佛緣、高慶臣、李樹庭、李鵬軒、王一亭、徐步雲、張靜齋、王可舉、徐仲堯、孫子玉、許佐臣、王子翼、彭葆人、蔡得琪、劉端閣、楊雲階、陳舜庭、徐啓周、萬春沛、楊仲一、劉淳園、周況波、王宜之、張華亭等叩。

溫象拴的連環地雷

銀千中

得到敵人「掃蕩」的消息，溫家寨進入更緊張的狀態。婆姨娃娃把秋收用不着的東西都挖坑埋起來，男子漢在勞動英雄溫象拴的領導下，分成四個組，進行徹底的空舍清野，然後集中力量搶收。在搶收運動中，到處是緊張的呼喚聲：

放哨的民兵敲着鑼說，「雞叫啦！快起來做飯啲！」

有的說：「加些些油，前晌一定要割完。」

候奴他媽說：「意忙打，陽婆赫厲好哦！」

鐵孩蛋說：「眞好風，意忙加油揚！」

這樣，五天就把任務完成了。

「不要慌。敵人到了那裏？」老溫沉着的問。

「現在離這裏還有十幾里路。」

「那麼——」溫象拴沉思了一會，「小隊長！叫派個人告給山上的哨，叫他看見敵人馬上來報告。再派一個人叫各家馬上準備，在咱們規定的那個地點集合。」又轉向衆人，「咱們統是幹部，組長平時領導變工，戰時就領導打游擊。現在分隊長小隊長留下去看看地形，各人趕快回去準備，聽鑼聲集合。」

全村擔在緊張的空氣裏。

溫象拴帶上民兵幹部到了山坡上的小道旁邊。

「你們看，咱村上山只有這一條路，敵人怕踩響地雷，一定不走村旁那條大路。我計劃大路上閣個假地雷印印，在小路上埋下三個連環雷，一定能炸死狗日的幾個。」

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在後村的下邊也埋了幾顆。

哨兵氣喘吁吁的跑回來了，說看見了敵人。鑼聲響過了全村，四個組在溫象拴領導下轉移到村背後的山凹裏。老溫安置好了衆人，又跑回村裏檢查了一下空舍清野，在地雷上又加了些僞裝，敵人快進村時，他才出來。

「轟！」一鬼子一進村就踩上了一個鐵圪蛋。炸倒一個鬼子，剩下的嚇得不敢再走了。

「快快的開路，皇軍是不怕死的！」鬼子指揮官把鬼子兵往村裏趕。

「轟！轟……」鬼子果然中了老溫的連環雷，一下打倒了四個。老溫和民兵裂開嘴笑了，他們掩護着村裏人轉移到敵人側翼以後，就向敵人開了槍。鬼子只得把一個「鈴木忠一」的死屍也丟掉了。

「這裏不能開路，快快的，山上的開路！」鬼子從沒有路的地方向山上逃去。手拿着丈把長的木杆子往前探着路，像瞎子過河一樣翻過了山。

國民黨兵役弊端與部隊生活（續完）

「關於如何增強作戰力量，現在我們飛機大砲以及船隻大都已有辦法（！），惟需要最迫切而不能如預期要求的，當然是兵員問題。……以現在的補充情形言，駐印軍每月要壯丁××人，尚未能完全做到。」（何應欽在第五屆兵役會議上的講話，見同上兵役月刊）

「本戰區截至去年十二月止，各部隊所有缺額約計××名，雖然委座手令限十二月底以前充實完畢，迄今已逾二月，缺額仍有×萬×名之多。此次委座又令各級兵額在八成以上者限四月底以前充實，不足八成者限五月底前充實，能否如限完成，尚待各主管役政同志努力。」（顧祝同在閩浙贛三省兵役會議致詞，同上兵役月刊）

營養不足飢一頓飽一頓死亡驚人

「新兵入營後，月入之微，不足補助草鞋費用，且天已嚴寒，尚着單衣，春暖尚着棉衣。食不得飽，營養缺乏，勞作過度，健康全失，疾病叢生，治療無藥，小病變爲大病，重病惟有待斃。」（三十三年四月號兵役月刊）

「以副食充營養，既不可靠，鎮日價在戰壕裏的受風侵日晒，一把汗一把血的老總們，所靠以活命的泉源，僅僅是十四兩大米，還要東扣西扣，如何不搾着肚子喊營養不夠呢？難怪一叢叢醫官們所填的死亡證書上，都寫些『心臟麻痺』『心臟衰弱』『貧血』『虛脫』一類的名詞。」（陸軍經理雜誌五卷三期）

「至於各單位情形，就是領到什麼吃什麼，乾脆的說，飢一頓飽一頓。要是指定劃分地區（即指定劃分之徵購區）後就可以供給確定的話，我敢代表官兵抱屈。」（陸軍經理雜誌五卷三期）士兵逃亡爲當前最嚴重而又急切的問題，病逃死亡率的增加眞足驚人。」（顧祝同在閩浙贛三省兵役會議致辭，同上兵役月刊）

國民黨軍隊中疥瘡瘧疾流行

「以下是去年八月一個記者調查一個營疾病狀況的統計：

（1）腹痢疹佔百分之二十八分強；

（2）癩瘡佔百分之七分弱；

（3）毛虫炎佔百分之八分強；

（4）外傷佔百分之二十五分弱；

（5）疥瘡佔百分之八十五分強。

上列前四種皮膚病，除少數腹痢疹、癩瘡、毛虫炎之繼發症外，其餘絕多疥瘡，數目據說還不算過高，理由是這個統計既未算過去，也未算將來，如將過去生疥瘡之人列入或晚幾天再去作調查，那末除的百分之十五弱恐也難以例外了。

至於瘧疾，簡直是官兵一致。據作者看到的弟兄，無論是担任勤務的或作工事的甚至連官長亦在內，精神飽滿，紅光滿面的是一個亦沒有。軍隊爲特別着重體格鍛鍊打仗的集團，個個竟這樣不健康，面黃飢瘦，營養不良，至於不像個人形。說起來，如若沒有親眼看到的人，恐是不會相信的。」（軍事雜誌一二二期）

病兵被棄，流落街頭，暴屍野外

「本市及近郊病兵日益增多，或倒臥道旁奄奄一息，或暴屍野外無人過問。一面我們迫令壯丁逃亡，一面又毫不憐惜的糟蹋，試問能有多少人夠消耗？」（雲南日報八月七日社論）

「重慶市內常有落伍軍人被遺棄的壯丁，流落街頭，狀極悽慘。……」（新蜀報九月廿三日）

「……邇來各部隊在行軍途中，對於死亡士兵常有任意棄置路旁，狼藉遍野，慘不忍睹的情事。……」（雲南日報八月二十六日載軍政部令）

官吏舞弊，好米攙水拌砂子磚石，軍餉被層層剋扣

「是徵收或運輸時昧盡天良的汚吏們，攙水攙雜，使營養成分減低。……上年從重慶下運的軍米，很有幾船運到目的地即已霉爛不堪，不知是徵購時成色鑑定的不當，或保藏的不良呢，還是運輸中途攙了水，後來五分錢一斤在目的地拍買，說是經過上峯許可的。竟有這樣奸惡的押運員，勾結當地刁民，將五分錢一斤的霉米買過來，攙在大包好米之內，二百斤一包之中攙二三十斤，矇混接收兵站。及至兵站運交部隊，經過輾轉運輸，並此一百七八十斤全遭霉爛。部隊不加檢點，一遭矇混，營養大受影響。」

「再是接受時奸惡的員司們舞秤，使定量不足。舞秤的方法多不勝計，憑着一雙熟練技巧的手，這裏不必一一例舉出來。還有最傷心的，好米攙上砂子，也有把大塊磚石夾在大包當中。」

「士兵吃霉軍米，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三是穀稗子，再一些砂石，……非但無益衛生，而且有礙衛生。」（以上均見陸軍經理雜誌九卷三期）

「……目前排長需保留若干名額以孝敬連長，連長同樣要保留若干名額以孝敬營長，乃至於營長團長師長軍長，層層吃空，層層剋扣，已成公開秘密。……！」（時事新報九月二十一日社論）

士兵薪餉微薄，改善後官兵所得爲三百二十比一

「士兵每月餉項，平均每人不到十四元，誠如美記者沙拉格爾云：『中國英勇戰士要作戰一個月，才能以薪餉所得購買一瓶啤酒』，此尚指入緬之遠征軍而言，若在國內，雖一空瓶恐也不能購得。關於非金錢的其他物質供給，則舉凡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無一不感缺乏。」（陸軍經理雜誌七卷一期）

「改善後的士兵薪餉，上將每月一萬六千元，中將一萬一千元，少將八千元，一等兵五十五元，二等兵五十元，最低和最高的爲三百二十與一之比，一二等兵的薪水可以買劣等紙煙三至四包，可以買火柴五至六盒。」（新華日報十月十五日短評）

軍紀敗壞，長官犯罪比士兵多五倍半

「軍隊習染了『商旅』的氣質，嚴明的紀律腐蝕殆盡，以致潰敗。」（廣西日報八月三十一日社論）

據三十二年度統計數字比較，軍隊主管官長犯罪佔百分之八．五，士兵只佔百分之一．五，官比士兵多五倍半，經濟原因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貪汚罪佔百分之四十，士兵在貪汚罪中沒有一案。在檢查控告部隊方面，六年來共處理五二、一九二件，其中以走私、勸索、強佔民物、縱兵殃民等類較多。」（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部六月二十七日在全國軍法會議中的報告）

抗屬買不到平價米，微小的優待金也被人侵吞了

「渝抗屬六千餘戶要求能買平價米，他們想做小本生意，缺乏資金。……」（大公報七月二十六日）

「成都高里鎮一保長掌握壯丁安家費達十餘萬元」（華西日報九月十六日）

「四川璧山縣丁家鄉七七老媼丁熊氏之獨子，二十八年被拉當壯丁，六年以來，曾兩次負傷，本來全家三代人口是靠他出苦力過活的，幾年來所領卹金及征屬優待費情形却是：二十八年應領穀四市石，被鄉長侵吞了二市石，二十九年領法幣二十元，三十年應領五十元，三十一年一百五十元，三十二年以後不僅安家費全無，卹金亦缺，最後連撫卹金證也被保長騙去了。……」（華西日報十月三日）（新華社延安電）

利用黃河運輸

辛丁乙

爲了開展河運，曾向盤塘、黑峪口久跑河路的老艄，收集了一些流船的材料，介紹出來，供作河運工的一點參考。

黃河流急，加以冬季結冰，夏季水漲，所以流船的時間一般在陰曆二月半至五月半及八、九等五個月最好流，其餘時間除小雨後（十天內不能流船外，有緊急事情，也可以行駛，不過是載重量減少了，如好流時載重二萬五千斤，其它時間只能載重二萬二千斤。目前黃河能被我們利用的一段是由保德天橋子起，至離石的磧口，共長四百九十里。有五個大磧：天橋子，經一百五十里至月明磧，經六十里至羅峪磧，經一百四十里至葭裴磧，經二十里至馬鬃磧，再經二十里至磧口。此外還有一個大磧，就是葭縣的烏龍磧，據說現在不經這個磧也可以行駛。

船的大小是以船肚子（即船的寬度）而定，我們經常用的船就是丈五六肚子與丈三四肚子的船，另有一種是二丈肚子的船，是由包頭流下來的，抗戰以來不多用了。下面是幾種船的大小、載重及船工情形：

船肚子	長	深	載重	船工
丈六	三丈七尺	四尺六寸	二萬八千斤	七人半
丈五	三丈六尺	四尺四寸	二萬五千斤	七人半
丈四	三丈四尺	四尺	二萬斤	五人半
丈三	三丈三尺	三尺八寸	一萬九千斤	五人半

老艄的工資多賺半人的，所以七人就要算七人半，計算食糧時仍以七人計。

船上的開支，主要的是船夫的工資與食糧，工資是以某地到某地往返一回計，食糧是吃一天算一天，如風雨，就擱，八天的路走了半月，工資仍以八天算，食糧就得多支七天的。船夫每天每人食糧須小米一斤十二兩，菜金三元到六元。舉一個拉船的開支爲例，來計算船上的開支與運費：由蠡溝拉起船到保德裝炭，往返一回共二百五十里（上水一百二十五里，下水一百二十五里），需八天到九天的時間，每個船工工資一千二百元，丈六肚子船需七個半船夫，共合工資九千元，每個船夫要[illegible]炭二百斤，（約值四百元）又合三千元；再加食糧菜金（米每斗以三百八十元計，菜金每人每日以六元計），八天又合三千四百零五元。以載重二萬八千斤計算，每斤平均運費九角五分。按這個工資，丈四肚子的船，載重二萬斤，每斤平均運費五角六分五厘。丈三肚子的船載重一萬九千斤，每斤平均運費五角九分五厘。這可看出船大的運費減少了。

船的製買費一般的估計：丈六肚子船成本約六萬元，丈五四肚子船成本約五萬八千元，丈三肚子船成本約五萬二、三千元。但其餘繩、杆、用具還需另買。大小船都少不了四架杆子，四條大繩，一個鍋，一把斧子，一付帳篷（不常拉可不必設製），共約值二萬一千元。如此丈六肚子的船就值八萬一千元，丈三肚子的船也值七萬六千元。一隻船可用三年（管理好能用四年），由盤塘到保德往返可流四十五次（一年十五次），就以丈五肚子的船，共可載運一百一十二萬五千斤，故每斤運品需加船的成本費七分二厘。

根據以上的數字，可以算出由保德到蠡溝每里每斤運費四厘八毫。陸運從黑峪口到臨縣每斤運費三元，每里每斤平均六分。相比起來，水運僅佔陸運的百分之七．一，便宜多了。

河運上水也可以拉東西，載重是決定於船夫的多少，七個人的船，上水可裝六千多斤，五個人的船，也裝四千多斤。船夫工資上水是不用另出的，因爲拉船是以往返一次計算工資的，只要上水時裝的不在分外，不過速度上慢了，空船上水每天可走十多里，裝東西上行最多不過十里。往上拉東西時，船上另有幾種開支：

過友區要花錢——保德到盤塘要過友區的四關查驗處（府谷、七堎、高窯鋪、阮子占），這些查驗由於有壞人的敲詐，減低了流船的進度（一上午的路經查驗要費兩天），增加了運費。如上過稅的運品，有時借口數量不對，向你敲詐要錢，你裝的炭，有時用升子量，故意找麻煩，裝上棗子等食品，借一貫的名義，張十斤、李八斤拿去了，還不敢要錢。如經查驗處不靠岸時，有時就開槍射擊，船往上拉時，有時就要你給他們猪炭，實際上也還是一種要錢的辦法，另外還要送紙烟等，總之通過友區一回，就得花千數元錢。

過大磧工資高——由保德到蠡溝每人每里工資九元六角。盤塘到彩林，過月明磧，每里每人工資十四元三角，彩林到禹口，過羅峪磧、葭裴磧，每里每人工資十二元。平均過磧工資十三元一角五分，比沒有磧的工資高百分之三十七。

船上的燒炭費：——船夫們做起飯來，常得有一個火爐，燒飯就用此爐，每天燒炭三十斤，共約值十五元。

零費——過風雨與上水拉貨，走的慢，多開支了的伙食費，以及臨時修船的麻、鐵釘等開支。

以上這些開支估計，超不過一萬元，但上水拉東西，運費可值一萬二千元，因這些開支由上水運費相抵了，計算運費時可以不計算在內。

流船至少要兩隻船同行，否則遇磧不順，工就搬不下去，另一面過友區支應也少，如一隻船拉的東西，得千數元支應，五隻船同行，一個人照管，既拉的東西多，也有千數元支應就行了。